

人，落生到这个世界上，就要实现他作为人的价值，行使他作为人的权利，完成他作为人的发展。今天的文明，正在这样启迪着人们的理性。



回归人的世界

高钢 曲兰 著

华夏出版社

回归人的世界

高 钢 曲 兰 著

华 夏 出 版 社

1993年·北京

(京)新登字045号

回归人的世界

高钢 曲兰 著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7.75印张 183千字 插页6

1993年5月北京第1版 199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册

ISBN7-5080-0027-7/I·290

定价：6.50元

广州有很多街道办的启智学校，老师们定期上家中教学生，并为每个学生制定专门的教学大纲。这是华林街至聪学校老师崔大伦在教学生谭文启写字。



智残青年刘冬过去长年被父母关在家中，让父母伤透了脑筋。他有了职业后，不仅能自食其力，还作为残疾运动员赴香港参加体育比赛。



获全国残疾人技能大赛英文打字第二名的残疾姑娘王葵。



只能用脚写字的肢残青年陈亚杰。



深圳市残联
办的印刷厂，安
置了不少残疾人。



贵州铜锣乡的残疾农民们赶了几十里山路来参加
北京记者召开的座谈会。



残疾农民
居住的茅草房。

张强华夫妇都是残疾人，一家三口仅靠几十元民政补贴度日，虽然生活清贫，但家中非常整洁，儿子在学校还是三好学生。



广州华林街至聪学校邹群欢在教智残儿童做广播操。



青海民和县满平乡的残疾孩子和健全孩子一同学习。



序

邓朴方

摆在我面前的书稿，是一部描写中国残疾人命运的长篇纪实作品。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中国残疾人——一个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被忽视、被压抑的群体，只有在我们这个时代，才能引起这样的关注。

有一次，本书的作者曾经问我：“您为什么要从事残疾人事业？”我告诉他们：这是命运加理想的选择。十年动乱，我和我们的人民一样，被推进灾难的深渊，我从一个健全人变成了一个残疾人。但也由此，我更深刻地体味了人生，思索了人生的意义和一个人对社会负有的责任。当我们的民族摆脱劫难，开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时候，当寻求“人的解放”的共产主义理想又一次在社会生活中被澄清的时候，我有机会开始为社会上最困难的那一部分人——残疾人，做些有益的事情。

从为残疾人建立一个康复中心开始，我越来越多地接触到残疾人事业的各个方面。这样一个事业，竟然如此强烈地吸引着我我和我的同事们。它总是带着那么强烈的感情色彩，接触痛苦，痛苦中含着泪；它又寻找着欢乐，欢乐中也含着泪；它时时令人激动，时时使人动情。它是为社会上最困难的人奔走呼号、排忧解难

难，总使你感到义不容辞的责任感。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工作过程中，所履行、所体现、所伸张的人道主义精神有着强烈的感召力。尊重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捍卫人的合法权益，这种人道主义观念，应该成为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所拥有的思想财富。

令人感到振奋的是，这种意识正在越来越广泛地渗入我们的社会生活。残疾人事业在这些年的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现在，各级政府成立了残疾人工作协调机构，全国从上到下成立了残疾人组织，国家颁布了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残疾人保障法，国务院批转了残疾人事业“八五”计划纲要，三项康复工作广泛深入开展，三年内完成白内障复明手术、小儿麻痹后遗症矫治手术、聋儿听力语言训练60多万例，特教学校和普通学校附设的特教班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社会各界扶残助残蔚然成风。

中国残疾人杂志社正是面对这样一个时代，派遣记者深入到全国十多个省、市、自治区采访调查，最后落成了这些描述中国残疾人命运历程的文字。

近些年来，表现各种题材的报告文学已经不胜枚举。但是反映残疾人问题的长篇报告文学，还不多见。现在，终于有了这样的作品。从这本书中，人们可以看到许多或者熟悉、或者陌生的人和事。这一切，反映了我们身后沉重的历史，也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变迁。有心的人们，也许会有兴趣读一读这部作品。

目 录

回归人的世界	1
第一章 生生不息	3
第二章 让灵魂走出炼狱	28
第三章 爱的折光	57
第四章 面对毁灭的思索	90
第五章 告别苦难	110
高原的回声	129
走到阳光下	137
在文明的落差之间	146
江河源头的召唤	153
呼唤法的时代	163
黄土地的警示	171
同一地平线	180
不沉寂的黑土地	189
天涯海角行	199
接近文明的趋动	208
一代人的远见	217
面对历史的变迁	225
开启民族心智的理性之光	232
后记	240

回归人的世界

为所有我们那些残疾朋友；
为所有不屈不挠追求人的价值的残疾生命；
为所有沉默与不沉默的灵魂。

——题记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

我们不知道，历史，曾埋葬过多少令人泣下的故事；我们不知道，有多少痛苦不安的灵魂，在以往的岁月中默默消逝；我们不知道，为拯救自己，拯救同类，有多少悲壮的奋斗……

构成历史的，仅仅是那些落成典籍经文的为人所知的人和事吗？

这个群体，曾沉默了多少年？

这个群体，曾孤独了多少年？

那些生命的本体被各种各样先天或后天的缺陷所束缚的残疾人，在中国历史的悠悠岁月中，就那样悄然无声地活过来了，以至没能引起他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的注意。

5164万生命残疾的人，我们民族中一个十分特殊、极其困难

的群体，终于在我们民族摆脱重重劫难、振醒挽救自己命运、融入人类文明潮流的理性时，引起了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

历史毕竟走到了今天。今天，是一个民族开始瞩目于人的价值、权利和尊严的时代。

为了更深刻地了解中国残疾人，我们从1990年春天到1991年春天，用了一年的时间，在全国十四个省、市、自治区进行采访。

我们到了贫瘠苍凉的黄土高原，也到了繁华兴旺的经济特区；到了沃土连天的东北平原，也到了阴雨绵绵的贵州山地；到了交通闭塞民风古朴的赣西南革命老区，也到了洋溢着浓厚文化气息的苏南乡村；到了山清水秀的少数民族聚集的云南边陲，也到了弥漫着大工业烟尘的中国东部的重工业基地。

对这片土地，我们既熟悉又陌生，似乎离它很近，又似乎距它很远……当我们与西部的父老乡亲依依惜别时，当我们和各地残联的干部们走过祖国的山山水水时，我们更深地感觉到我们对这片土地、对这片土地上生存的人民血浓于水的感情。

残疾人，这些同样有着人的欲望，人的向往，人的激情，人的潜能的血肉之躯，怎样度过那非同寻常的人生？他们那交织着痛苦、困惑、希望和奋斗的坎坷不平的命运，怎样映示着浩浩莽莽的人的解放进程？

这个在漫长的历史中被各式各样的歧视、偏见、冷遇和屈辱所掩埋，至今依然让许多人感到陌生、感到朦胧的群体，向我们走过的历史，向我们所处的时代，向我们理想的未来，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命题。

记得采访邓朴方先生时，他在凝思的神情中讲了这样一段话：“我们这一代不是收获的一代。历史上积累下来的事情太多，我们要做很多我们的后代才能看到成果的工作。我们只能算是充实的一代，因为我们在进行我们的奋斗。”

我们正处在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的瞬间，多少人，正在奋斗，为告别历史延续的苦难，为人的价值和权益的实现，为人类所拥有的使自己获得解放的神圣理想……

第一章 生生不息

人类生生不息，坚忍不拔地繁衍至今，那最原始的动力，恐怕就是千百万年未曾改变的支配着人类的生存欲望。

生存，凭借自己的力量，战胜重重艰难困苦生存下去，这不仅是人类的渴望，也是人类的尊严。

残疾，使人的生存之路布满了难以想见的艰辛坎坷；同时，也使人求生的欲望变得异乎寻常的强悍。

人的生命历程，总是不断地启迪着人类去更深刻地洞察人类自身：

人，能不能仅仅是活着，仅仅是延续生命？

残疾人为什么竭尽全力要求得一个自食其力的工作？是为了施放创造的潜能，还是为了融入社会？

残疾人经历的种种磨难，仅仅是他们自身的悲哀吗？

这磨难，是不可改变的命运的轮回？还是趋向理想境界的跋涉？

生命的祭奠

“喂，你的票！”列车员用手指捅捅正凝神望着车外景色的杨斌龙。

杨斌龙立刻站了起来，于是，他那光秃秃的左臂和严重萎缩

以至蜷曲成一个皱巴巴的小球的右手便暴露无遗了。

“嘿，票呢！”列车员颇不耐烦。杨斌龙没像别人那样假装找票，而是一板一眼地说：“我没票。”

“看你就不像有票的样儿，跟我到前边去！”

众目睽睽之下，他随列车员挤过一节又一节车厢。他没有去看那些好奇与鄙视的目光，也没有去听那嗡嗡的议论声。这种时候，保护自己那可怜的自尊心的唯一办法，就是装聋作哑。

旅客们不会想到这个衣衫褴褛的小伙子，竟是个懂两门外语的大学毕业生。此刻，他的衣服兜里就揣着金陵育才大学的毕业证书。

没票，罚款。

没钱，那么好，他经历了一番污辱性的“教育”之后，被撵在了北京郊区的一个小站上。

北京的一月，冰天雪地，扑面袭来的寒风，噎得他喘不过气来，生长在南方没出过远门的杨斌龙没想到北京这么冷，那件破旧的线衣抵御不了彻骨的寒风，整个身体禁不住瑟瑟发抖。

1968年，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在南京某厂工会工作的杨家金，被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监狱的时候，他大概不会想到，自身命运的转折会给他的家，他那心爱的儿子杨斌龙，带来多少坎坷，多少灾难。

杨家金蹲了四年大狱，出狱后就带着一家人被遣送到江苏六合县劳改。小小的杨斌龙人生最初的记忆，就是被当成“狗崽子”，被人辱骂、被人欺侮，心惊胆战地度日。他在后来的回忆中写到：“那是一个人人可为鱼肉，而作恶不必受良心谴责的年月。”

一天，杨斌龙独自在村外玩耍，看到一根粗粗的电线从电线杆上垂下来，他好奇地走过去，伸出两只小手去触摸这条从天而降的长线。突然，一股巨大的力量把他狠狠地击倒在地。惨剧发

生了！十万伏的高压电流，将他的左手连同半截小臂烧成灰烬，右手也被烧得蜷曲起来。

十岁，这个应该伴着欢歌的年龄，而在杨斌龙稚嫩的心灵，却被“反革命家属”的帽子和残疾的躯体构成的巨大的铁钳，从两面夹挤着，无止无休地蹂躏着……他的话越来越少，进而变得沉默而倔强。

“文革”结束后，杨家金平了反，但他无权无势，没有荫福子孙的能力，妻儿的户口一直无法迁进南京市。杨斌龙中学一毕业，就开始了“上访生涯”。他的目的很明确：要求违反安全规定、造成他残疾的六合县供电局赔偿他的损失，解决他成年后的生活出路。

但是他所到之处，没人愿意多看一眼过去发生的那幕惨剧，更没有人觉得对他负有什么责任。他的青春岁月，就在人们的冷漠和训斥中消耗着。

他终于悟到，对他这样一个庶民百姓来说，那个时代造成的苦果，只有自己吞咽下去。他的生路只能靠自己去开拓了。

“知识就是力量！”在这个新时代的口号激励之下，杨斌龙毅然报考了南京育才职业大学文秘专业。他学得十分刻苦。他用那只残疾的右手，写了大量的日记、心得和各式文章。

这所大学是自费大学。当时，杨斌龙的父亲每月只有九十元的工资，母亲在一家小厂干临时工，姐姐为了补贴家用，开了个小小的商亭卖烟酒。一个贫穷的家，竭尽全力资助着杨斌龙去念他的大学。这倒不是因为一家人为出了杨斌龙这个大学生而骄傲，而是因为全家人看到，念大学，是这个要强的身有残疾的男孩子唯一的求生之路了。

杨家金夫妇感到奇怪：学校八点上课，可是杨斌龙每天早晨六点就出门了。原来，杨斌龙把父母给他买月票的钱都用来买书

了。每天，他要步行七八站路到学校去。他知道家中的艰难，为了供他上学，全家的生活维持在最低的水平线上，平日，家里连菜也很少买，只是在夏天，菜便宜的时候，成堆地买上一些，用盐腌起来，慢慢吃。杨斌龙从不向家里要求什么，因为他不忍心去看妈妈过早弯下去的消瘦的背影，不忍心看父亲终日紧锁眉头的已见苍老的面容……

终于拿到毕业证书了。他的同班同学先后都找到了工作。唯有他，没人要。他怀疑是自己本事不够，又自学了英语和日语，但找工作时，仍然是处处遭到拒绝。

拿着大专文凭找工作的四年间，杨斌龙看清了许多事。他发现自己过去是多么简单，多么幼稚，多么异想天开！他怎么能幻想一张文凭就能铺平残疾给他造成的坎坷的命运之路呢！

他最终感到只能求助于一个正在呼吁法制的国家，求助于宪法规定的他也应该享有的公民权利，求助于那些有同情心、责任心和正义感的党政部门的干部，帮他找到一个谋生的职业。四年间，他一面研读着法律，为自己寻找着行动的根据，一面四处奔波，坚持上访。

他的希望每次都在那些千篇一律的信访复函中破灭，然而，新的希望又会像雨后的小草，不知不觉地生长出来。

北京，激起了他最强烈的一次希望。一路上，在客车上被撵下来，他又爬上货车，货车停了，他便伸出那只写过十几万字日记和文章的萎缩的右手，沿路向人们乞讨，执著地向着凝聚着他全部希望的北京走去。多少个晚上，他蜷缩在临街的房檐下，望着那一个个闪烁着灯光的窗口出神……

在北京，他看到的依然是他早已熟悉的办事人员的面孔，仍然是盖着同样的红色公章的信函。

杨斌龙从北京回来后，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

每天，他早早地出门，在图书馆一坐就是一天，回到家就是闷头写日记。他内心的哀怨、愤懑，只能通过这一种方式来倾诉。

1991年元旦。细碎的雪花漫天飞舞，夜空不时被烟花的闪光映亮。

杨斌龙面对夜空，任凭冰凉的雪花落在脸上、身上，此刻，他在想什么呢？他只是在对时光感慨：生命啊，你就这样地消逝？

元月3日早晨，杨斌龙披上那件已经褪色的军大衣，对父亲说：“我出去一下。”

“不吃饭吗？”父亲问。

“不饿。”

他像往常一样，轻轻带上门，头也不回地走了，甚至没有望一眼他那么熟悉的这个简陋的家。

南京鸡鸣寺前，被一大群人围得水泄不通。人群中的一方空地上，是一个蜷曲着身体躺卧在血泊中的青年，他一动不动，气息已绝。

人们从他衣服口袋里翻出了遗书。上面，是他此生的遗怨遗恨。这久久积压的怨与恨，终于让他选择了鸡鸣寺那座七层古塔——这个能俯瞰碧波荡漾的玄武湖，远眺郁郁葱葱的紫金山的明代超度亡灵之地。

他是从塔的顶层跳下来的，那一瞬间，他的决心那么不可阻止，他怕下层伸出塔身的围栏在半空中挡住他，他竟一跃而出了五六米之远。

据现场的人们说，他很早就来到寺里，登上塔顶，在那上面，他足足徘徊了两个多小时。显然，他思考过，犹豫过，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死。

这个夭折的生命，这个倒在淡淡的血泊中的青年——一个名叫杨斌龙的残疾大学生，